

蘇·德·馬拉維亞著

喀拉拉邦

关于印度共产党执政情况的报道

(内部读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喀拉拉邦

—关于印度共产党执政情况的报道

赫·德·马拉维亚著

北京编译社译

内部读物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0年·北京

H. D. Malaviya

KERALA, A Report to the Natio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New Delhi, 1958

根据印度新德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英文本译出

• • 内部读物 • •

喀拉拉邦

——关于印度共产党执政情况的报道

[印度] 赫·德·马拉维亚著

北京编译社译

出版者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干面胡同 27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01 号

印刷者 北京新华印刷厂

发行者 新华书店

定价 每本五角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张 5 $\frac{3}{4}$ · 字数 50,000

1960 年 1 月第 1 版 196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8·507

譯者的話

印度共产党在喀拉拉邦执政期間取得了巨大成就，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并在印度其他各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是资产阶级的某些人士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点。本书作者赫·德·马拉维亚是印度国大党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曾任印度国大党全国委员会机关刊物“经济评论”的编辑和喀拉拉邦政府的经济顾问。他在1958年10月写的这本书中承认印度共产党领导的喀拉拉邦政府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做出的成绩。1957年4月印度共产党在喀拉拉邦执政以来，开始进行了行政改革；发展了邦内的工业；实施了禁止夺佃法，制定了土地关系法案，大大推进农民摆脱地主压迫的事业；提高了工人的工资，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制定了教育法案，保护私立学校教师的权利和改善他们的状况。所有这些有利于广大人民的措施和所取得的成就，作者在本书中都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是对于印度国内外反动派对印度共产党的恶毒诽谤和诬蔑的一种有力驳斥。

当然，作者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他的基本思想只是要求国大党容共，而仍把希望寄托在国大党身上。他虽然暴露了国大党内部的黑暗，但仍然认为国大党有“健康核心”，并认为能使印度繁荣富强的，“除国大党外，再也没有其他组织了”；与此同时，作者表示出对尼赫鲁推崇备至，也表示出他是国大党所谓“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信仰

者，认为在尼赫魯的創議下，“議会和国大党所通过的建立社会主义的目标，已經替印度的未来历史規定了道路”。作者在书中还把国大党和尼赫魯的“社会主义”以及和平过渡的問題同印度共产党爭取的社会主义以及对和平过渡問題的态度混为一談，并歪曲了印度共产党 1958 年 4 月阿姆利則特別代表大会的決議。作者认为印度共产党在喀拉拉邦执政，似乎說明印度有“健全的民主”，这种謬論，也已为事实所駁倒了。从书中談到的国大党对土地改革的态度以及对所謂“社会主义”的解釋来看，正好說明了当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时，不但根本談不到过渡到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且也不可能彻底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作者在书中談到的国大党最高当局和印度中央政府对印度共产党领导的喀拉拉邦政府的态度，以及后来（1959 年 7 月 31 日）印度中央政府宣布解散喀拉拉邦政府的事实，也正好說明了印度资产阶级民主的虛伪性、欺騙性和它的破产。此外，作者认为阶级斗争是“凶暴的”，并把它同“极权主义”相提并論，认为民族主义同共产主义有許多“共同之处”等等，也都表明了作者的资产阶级觀点。

但是，本书有助于人們了解印度共产党在喀拉拉邦执政的情况。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对于印度共产党在喀拉拉邦所取得的成就，連像馬拉維亞这样忠实追随尼赫魯的国大党人也不得不予以承认。最近，印度共产党导領的喀拉拉邦政府虽已被印度政府非法解散，但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广大人民反对这种非法措施的斗争仍在发展和扩大。为了帮助讀者了解情况，特将本书全文譯出，以供参考。

目 录

序言.....	1
一 印度独立后的喀拉拉邦.....	2
二 “国大党盔甲上的裂縫”.....	14
三 喀拉拉邦共产党内閣就職.....	25
四 教育政策和成就.....	32
五 劳工政策和成就.....	51
六 关于喀拉拉邦“局面不安定”的全部谎言.....	62
七 印度国内反动势力的伎俩.....	78
八 灌溉計劃和电力发展.....	89
九 共产党政府的土地政策.....	97
十 内战还是共处?	115
十一 共产党执政下的一張收支平衡表.....	128
十二 德維科偷补缺选举和选举后的情况.....	142
十三 向国大党同人进一言.....	156

序 言

我是在 1958 年 6 月完成这篇报告的。写完之后又是一四个月过去了，这期间喀拉拉邦发生了许多需要加以考虑的事情。关于法律和秩序的叫嚣又气势汹汹地卷土重来。同这个由来已久的奇谈一道出现的是关于共产党干涉邦政府的指责。另外还有几次政治性的冲突，这些冲突造成了一些人的死亡。

然而问题是：本报告的主要结论是否由于这些发展而需要做任何修正呢？我是不这样看的。喀拉拉邦最近所发生的事件，如果起任何作用的话，也只是证实本书的基本结论罢了。

赫·德·马拉维亚

1958年10月15日

一 印度独立后的喀拉拉邦

喀拉拉邦(也就是特拉凡哥尔—柯钦部分)^①从1947年到1957年的经历是不幸的。这段不幸的经历说明了一系列国大党政府相继倒台，说明了那些菲薄之徒一朝大权在握，便目眩心迷、忘其所以，同时也说明了那帮国大党人为了推翻那些正在当时掌握政权的人，彼此之间便结成层出不穷、变幻无常的派系联盟。难怪今天的马拉雅利语族人民极其郑重地宣称：“如果南布迪里巴德^②下台的话，在他任期届满以前，就让总统来治理我们吧。但愿神把我们从国大党那伙老坏蛋手中拯救出来。”(见1957年12月18日“时报”载“关于喀拉拉邦的报告”一文。)

在这十年中，喀拉拉邦的经历也正是国大党中央领导机构无能的写照；令人惋惜的是，邦国大党组织腐败无能、江河日下，国大党中央领导机构竟一直无法加以制止，听任邦的党组织一直处于那些政治生活已由灰暗变成漆黑一团的人们的指导之下。

国大党主席乌·纳·德巴^③在写给买索尔邦国大党主席斯·昌尼阿的信中，曾谈到对当时的首席部长斯·尼扎

① 喀拉拉邦是由原来的特拉凡哥尔—柯钦邦的大部分地区和由临近的马德拉斯邦划入的一小部分地区组成的。——译者

② 印度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自1957年4月至1959年7月任印度共产党领导的喀拉拉邦政府的首席部长。——译者

③ 在1959年1月举行的国大党第六十四届年会上，改选英迪拉·甘地夫人为国大党主席。——译者

林加帕所投的不信任票；他在信中警告国大党人說，“他們不懂得，这种做法应对我党在喀拉拉邦的慘敗負責。”德巴接着写道：“在喀拉拉邦，国大党每三年都要把邦政府搞垮，然后再建立一个新政府，而隔不上两三年又把这个新政府推翻。在这次或那次推翻政府的事件中，我还没有发现一位喀拉拉邦領袖不应对这种事負責；采取这种消极破坏态度的結果，使共产党人坐收漁人之利。”（見 1958 年 3 月 31 日“印度教徒報”）

特拉凡哥爾邦邦議会的第一次大选是在1948年 2 月举行的。当时国大党的威信非常高，因而在选举中輕而易举地就取得了除去一席以外的全部議席，而且当选的那位唯一的无党派人士不久以后也加入了国大党。的确；国大党在任何时候，在任何邦，都沒有取得过像在特拉凡哥爾邦这样彻底的胜利。

1948 年 3 月，邦国大党主席巴頓·丹努·皮萊宣誓就职，成为特拉凡哥爾邦国大党的第一任总理（“首席部长”这一名詞到后来才逐渐流行起来）。这是一个由三位部长組成的小內閣，另外两位部长是邦国大党的老黨員斯·克薩万和特·姆·維爾吉斯。現在他們两人都已結束政治生活，而巴頓則仍然是邦国大党的主席。

巴頓自然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看法。1948年 4 月，在一次傳統的送神入海典礼游行中，这位未来的人民社会党領袖，身上只穿一件曼都 (Mandu, 喀拉拉邦男子常披的一种圍布。——譯者)，手持脱鞘宝劍，在土邦大君的面前大踏步地走过。特·姆·維爾吉斯是一位基督教徒，无法参加这次游行，而斯·克薩万則是一位納拉雅納格魯社会学派的社会改革領袖，因而拒絕參加，他說他是人民的公僕而不

是土邦大君的奴僕。

巴頓·丹努·皮萊就職后不过几个星期，就掀起了一次鎮压共产党的浪潮，逮捕并监禁共产党人。他又和在特里凡得琅游行示威的学生发生冲突，学生一度因包围他的汽車，而遭到警棍的殴打。

不出四个月，風波便开始发生了。由于克薩万和維爾吉斯携手合作，巴頓就不声不响地拉了四位人士宣誓就职新部长，事先根本没有征求他的同僚的意見。这四位是：克·姆·柯拉、阿·阿朱坦、格·拉馬强得琅（現在是甘地村的領袖）和普·斯·納塔拉扎·皮萊。維爾吉斯和克薩万以辞职相威胁，但是在牺牲普·斯·納塔拉扎·皮萊的条件下，双方取得了某种和解。于是普·斯·納塔拉扎·皮萊在四十八小时以内便被抛出內閣。

但是，邦国大党的內部不和与派系傾軋依然存在，因为邦国大党的情况一向如此，而且直到今天还是这样。不过，喀拉拉邦历届政府的垮台，一直是幕后巨掌所干的勾当。每當他們的既得利益遭到危險，那怕是一点点危險的影子，他們总要推翻旧政府，建立新政府；而一旦采取行动的时机到来，喀拉拉邦那些专搞派系活動、渴求权勢的國大党庸俗之徒总是甘願充当工具而唯恐不及。

1948年9月，巴頓·丹努·皮萊的第一任內閣垮台了，这时距該內閣成立只不过六个月，在喀拉拉邦人民的心目中，这次垮台是与一件他們幽默地称之为“阿比安·普拉斯塔那姆”——即“签名运动”——的事件联系在一起的。这次，幕后巨掌之所以决定采取行动，是由于一个以斯·克薩万为首的內閣委員會提出了一份主張土地改革的報告。克薩万委員會的報告始終沒有發表，但是人們相信，該委員會

的有关土地改革的建議一般說來性质是溫和的。該邦的天主教反動勢力，在教士的領導下，和基督教种植园主的資助下，決定進行攻擊，而這批种植园主則受到在喀拉拉邦統治大片种植园的外国人的支援和教唆。據說，从柯塔揚姆地方的一個种植园里开出了一輛汽車，四处征集邦議員的簽名來反對巴頓的領導。而領導這次簽名運動的桑庫·皮萊最近竟加入了同是由巴頓領導的人民社會黨，這真是一個很大的諷刺。在推翻巴頓內閣的時候，他扮演主要角色，并得到其他人士的得力支持，其中有現任喀拉拉邦議會反對黨——國大黨——領袖普·特·查科。

在國大黨內，反對巴頓的一派是由特·克·納拉揚納·皮萊和他的助手克·阿·干加哈拉·梅农領導的。他們提出这样一个論點：邦國大黨主席和邦首席部長不應由同一人擔任。巴頓所控制的多數席位被削減了。據說，在國大黨的一次會議上，他在盛怒之下撕毀了所有的文件，宣布辭去一切職務，然後他一面走出會場，一面声称：在人民再度号召他的時候，他還要回來。

接着特·克·納拉揚納·皮萊便宣誓就任新首席部長，直到1949年7月1日，特拉凡哥爾邦和柯欽邦合併時才下台。已故的阿·季·約翰是他的內閣的一員。為了酬謝自己的助手克·阿·干加哈拉·梅农的勞績，特·克·納拉揚納·皮萊竟採取了一種絕無仅有的方式，甚至當梅农仍然是邦議會的議員時，就任命他出任特拉凡哥爾邦的首席檢察官，這真是法律程序上聞所未聞的事。當人們反對這一徹頭徹尾違反宪法的粗暴行為的呼聲越來越高的時候，特拉凡哥爾邦的首席檢察官一職才被取消，但干加哈拉·梅农竟又當上了高等法院的法官。

特·克·納拉揚納·皮萊再度当选为新特拉凡哥尔—柯欽邦的国大党领袖。他的新內閣閣員多半还是以前特拉凡哥尔邦和柯欽邦的那些部长，其中包括帕南帕利·戈温达·梅农。帕南帕利是柯欽邦的伊堪达·依·沃利尔所领导的四人內閣的一員；当公众对那件牵涉到五十五万卢比、随后又臭名四播的“椰油舞弊案”进行抨击时，他不得不首当其冲。事实上，从此以后，“安查拉·拉克沙姆”（五十五万卢比）一語在喀拉拉邦便成了帕南帕利·戈温达·梅农人格的同意語了。

特拉凡哥尔邦和柯欽邦合并的結果是，在喀拉拉邦国大党人之間早已存在的无休无止的派系紛爭之外，又加上了特拉凡哥尔邦和柯欽邦之間傳統斗争所造成的爭端。那里永远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風波，使邦政府不能稳定。不久以后，在1950年，特·克·納拉揚納·皮萊不得不下台而只在斯·克薩万所組成的新內閣中担任部长之职。克薩万被选为国大党的新领袖。克薩万的內閣一直維持到1951—52年的大选。

在独立后的岁月里，全印国大党组织本身也并不是沒有内部傾軋和爭吵的。1948—49年，国民大会社会党从母体分裂出来，建立了印度社会党。巴頓·丹努·皮萊自从1948年9月下台以来，一直在等待机会，以便东山再起，因此便加入了社会党，并在該党的旗帜下参加了1951—52年大选的竞选。

此外，在1951—52年大选以前，阿查雅·克里帕拉尼^①也退出了国大党，并組織了农工人民党。喀拉拉邦的老甘地信徒，克·克拉潘和克·阿·丹默达拉·梅农也加入了农工人民党（他已回到国大党，目前担任喀拉拉邦国大党委員

会主席)并用該党的政綱参加 1951—52 年的大选。

共产党和該邦的其他左翼党派(即喀拉拉邦社会党和革命社会党)組織了左翼党派統一战綫，以便在特拉凡哥尔—柯欽地区 1951—52 年的选举中竞选。共产党和农工人民党在馬拉巴組織了統一战綫。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特拉凡哥尔南部有一批要把南部四个主要泰米尔族稅区并入泰米尔納德的国大党人也退出了国大党，在大选中以特拉凡哥尔的泰米尔納德国大党人的身份参加竞选。

1951—52 年的大选表明，1948 年那个所向无敌、至高无上的国大党在几乎不到四年的时间中，地位已一落千丈，而且下降到令人震惊的地步。在一个共有一〇八个議席(包括一名指定議員)的議会里，国大党只获得了四十四席，因而处于少数党的地位。特拉凡哥尔的泰米尔納德国大党却获得了特拉凡哥尔南部的全部十个席位。

巴頓的社会党集团获得了十二席，其中有半数是依靠特拉凡哥尔—柯欽邦左翼党派統一战綫的支持而取得的。左翼党派統一战綫共得三十八席，其中有三十一席属于共产党或共产党支持的无党派人士，六席属于革命社会党，一席属于喀拉拉邦社会党。还有四名天主教徒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当选。

虽然国大党并没有获得绝对的多数，但是，該党已故的阿·季·約翰却是邦議会中最大的单独党团的領袖，因而被邀組閣。不过，两年以后，另外一个印度邦——安得拉

① 克里帕拉尼曾任印度国大党总書記和主席。1951 年 5 月，他脱离国大党另组农工人民党，自任主席。1952 年 9 月該党与社会党合并而成人民社会党，他被选为主席，至 1954 年 12 月为止。现在他仍是人民社会党領袖之一，他认为潘查希拉(和平共处五项原則)是在“罪恶中产生的”。——譯者

邦——却頑固地拒絕这样作，因为当时最大的单独党团是共产党。

1952年3月14日，阿·季·約翰宣誓就职。他曾与特拉凡哥尔的泰米尔納德国大党协商，并达成了协议：内閣中包括一名泰米尔納德国大党人。后来有两位議員退出巴頓的社会党集团，加入了国大党，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国大党的地位。因此，在这个共有一〇八席的議会中，国大党（包括一名指定議員在內）便掌握了五十五票。人民社会入党人克·普·尼拉堪塔·皮萊当选議长；他后来也加入了国大党。

約翰所领导的内閣执政到1953年9月为止。就在这个时期前后，特拉凡哥尔的泰米尔納德国大党集团，由于国大党不願意支持他們想把特拉凡哥尔—柯欽邦南部的四个稅区分割給泰米尔納德的要求，便脱离了国大党，从而酿成了一場危机。他們提出了不信任案，并获得通过，于是政府垮台，但仍受命作为看守政府，繼續职守，直到規定在1954年1、2月間举行的另一次大选为止。

重新划分选区的結果，使現在的邦議会拥有一一八个席位（內有一名指定議員）。包括共产党、喀拉拉邦社会党和革命社会党在内的左翼党派再一次結成了统一战綫，并且和巴頓·丹努·皮萊建立了同盟。这时，巴頓正领导邦的人民社会党，該党是继阿查雅·克里帕拉尼的农工人民党和过去的国民大会社会党在全国范围内合并后組成的。特拉凡哥尔的泰米尔納德国大党也参加了竞选，他們的口号是：把泰米尔地区划分出来，与馬德拉斯邦合併。

在1954年的大选中，国大党再一次遭到失敗，只获得四十五席。在共产党积极支持下的人民社会党获得了十九席，特拉凡哥尔的泰米尔納德国大党获得十二席。左翼党

派統一戰綫獲得了四十席，其中共产党占二十八席、革命社会党占九席、喀拉拉邦社会党占二席。无党派人士仅有一人当选。共产党的議会实力的削減是由于該党竭尽全力，以图获致左翼党派間的团结，并与人民社会党結成同盟，結果便牺牲了許多有把握的选区。

帕南帕利·戈温达·梅农当选为国大党領袖，但是他为糾合議会多数而作的全部努力却是徒劳无益的。与此相反，人民社会党与左翼党派統一戰綫的联合倒有出現的可能，这种联合在共有一一八席的議会中就占五十九席。这意味着将要成立一个有共产党参加的左派政府。对于这种前景，国大党最高当局自不能无动于衷。因此，国大党在該党最高当局的指示下，同意支持一个人民社会党的政府，但本身并沒有参加这个政府。于是，喀拉拉邦便经历了这样一件显然很荒唐的事件：在一一八席的議会中，仅有同黨議員十九名的巴頓·丹努·皮萊竟組織了政府。

1954年3月，巴頓·丹努·皮萊的人民社会党政府宣誓就职，执政十一个月，于1955年2月辞职。在巴頓当政期间，帕南帕利是国大党的領袖，他无时无刻不在伺机插足政府。

特拉凡哥尔的泰米尔納德国大党为分割特拉凡哥尔南部四个泰米尔税区而煽起的暴动突然間爆发起来了，結果巴頓政府开枪射击，因而有数人死亡。

与此同时，主張采取进步农业政策的农业兼財政部长普·斯·納塔拉扎·皮萊提出了一項农业議案，这个議案除其他措施外，其中有一項規定擁有土地的最高限額。此外，在人民社会党党员和共产党人的压力下，巴頓政府逐渐改变政策，轉而支持工人阶级和工会的要求。这激怒了反

动的基督教种植园主——喀拉拉邦真正的政府操纵者。就在这个时候，他們宣告了人民社会党政府的末日。

帕南帕利的手法很高明，竟能使两位人民社会党議員背叛自己的政党而倒向国大党，并且又取得了那位唯一的指定議員的支持。意味深长的是，在巴頓的社会党执政的时候，該政府所采取的亲劳工的态度引起了国大党的叫囂，指控該政府不能維护“法律和秩序”，这和喀拉拉邦共产党执政时，由于政府采取了倾向劳工的政策，国大党便大肆叫囂，說什么“法治无存”，來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沒有两样。

这样，帕南帕利打算登上首席部长高位的計劃正好和既得利益集团企图推翻人民社会党政府的决定相吻合。这再一次証明喀拉拉邦国大党是怎样充当特权剥削阶级的奴仆的。另一件有意义的事实是，为了与所謂“法治无存”的状况作斗争，国大党竟又号召組織“服务”队。为时不久，这些“服务”队便出面破坏罢工运动，简直与当代的克里斯托弗武装队^①无異。在某些种植园的罢工中，某些人竟濫用残酷和高压手段来破坏工人斗争，这些人在某些人的眼里是“服务”队派来的亲信，而在另一些人的眼里，则是国大党一位领袖——普·斯·怯里安——花錢雇用的爪牙。事实上，这种破坏罢工的活动已經达到了危險的地步，共产党工人坦加潘竟在某地被暗杀了。

在这种形势下，帕南帕利在获得两位人民社会党議員的支持后，便又在幕后与占有十二个議席的特拉凡哥尔的泰米尔納德国大党达成協議。几方面纠集起来，使帕南帕利在一八个議席的議会中得到了六十票的支持。于是，

① 參見本书第六章。——譯者

因警察开枪一事而对巴顿早已怀恨在心的特拉凡哥尔的泰米尔纳德大党，便对巴顿提出了不信任投票的动议。共产党为了挽救人民社会党政府，曾与巴顿进行协商。双方终于达成协议，规定释放彭纳普拉—瓦雅拉尔地方的犯人^①，并提出有关禁止夺佃的法案。人民社会党政府一面下令释放犯人，一面却在第二点上缩手缩脚，因而协议又告破裂。

在这次不信任投票的动议中，国大党支持特拉凡哥尔的泰米尔纳德大党，而共产党则保持中立。纵使共产党支持巴顿，也挽救不了这个政府，因为有两名人民社会党议员背叛了本党而投向国大党。这样，巴顿·丹努·皮莱的政府在经过一个很短暂的时期以后便再度垮台，从而使他变成了一个更加意气沮丧的政客。最近在评论国大党的这种行径时，“观察家”在1958年1月7日的“印度快报”上，曾这样写道：

“喀拉拉邦的群众是不会轻易忘怀这个为了选票甚至连恶魔也同样想加以利用的国大党的，他们记得它那种导致人民社会党政府失败的自私自利的无情作法。不仅如此，国大党连控制自己的伙伴的力量都没有，特拉凡哥尔的泰米尔纳德大党竟背叛了它，这招致了国大党政府的失败。”

3月是决定喀拉拉邦的国大党和人民社会党政府命运的月份；帕南帕利·戈温达·梅农经过一年处心积虑的阴谋策划，终于宣誓就职，成为特拉凡哥尔—柯钦邦的首席部

① 这里所谈到的犯人实际上是彭纳普拉和瓦雅拉尔这两个沿海地区的英勇工人和农民，他们与特拉凡哥尔前土邦首相斯·普·腊马斯万米·埃亚尔爵士的专制政权进行了斗争。